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的 文体生成及其文化叙事研究

李 娟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的 文体生成及其文化叙事研究

李 娟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的文体生成及其文化叙事研究 / 李娟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

ISBN 978 - 7 - 5161 - 7739 - 6

I. ①朝… II. ①李… III. ①古汉语—小说研究—朝鲜—古代
IV. ①I312.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577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鹏

责任校对 同萃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文体概说	(13)
第一节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史意义上的文体	(13)
第二节 多元共生的文体类型及其相互关系	(24)
第二章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文体的孕育历程	(29)
第一节 “小说”观念在朝鲜社会的境遇	(29)
第二节 朝鲜汉文小说化叙事产生的渊源	(40)
第三章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文体的历时性变迁	(54)
第一节 作意好奇:传奇小说作为文体的独立	(54)
第二节 史有文心:历史军谈小说实录记事的消解	(62)
第三节 虚实参悟:梦游录小说叙事的演进	(68)
第四节 醒心教化:家庭小说叙事的转向	(73)
第五节 寄意时俗:爱情小说情理叙事的世俗表达	(79)
第四章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叙事的宗教文化因素	(85)
第一节 儒家的政教叙事	(89)
第二节 佛道的劝善伦理叙事	(108)
第五章 朝鲜古代汉文传奇小说的文化叙事	(118)
第一节 《金鳌新话》:“亦真亦幻”的现实寄寓	(118)
第二节 《企斋记异》:“无异于奇”的反思启迪	(125)

第六章 朝鲜古代汉文历史军谈小说的文化叙事	(131)
第一节 《壬辰录》与“壬辰倭乱”史实	(132)
第二节 《林庆业传》与“丙子胡乱”史实	(135)
第三节 《兴武王演义》创作与朝鲜三国史实	(140)
第七章 朝鲜古代汉文梦游录小说的文化叙事	(146)
第一节 《元生梦游录》:党派之争的政治写照	(147)
第二节 《金华寺梦游录》:对儒家春秋义理观的秉持	(152)
第三节 《江都梦游录》:对儒家“节义”观的信守	(160)
第八章 朝鲜古代汉文家庭小说的文化叙事	(168)
第一节 《谢氏南征记》:夫义妇顺伦理的自救	(169)
第二节 《彰善感义录》:长幼有序孝悌的张扬	(175)
第三节 《花门录》:传统父权文化的颠覆	(185)
第九章 朝鲜古代汉文爱情小说的文化叙事	(191)
第一节 《云英传》:人性觉醒的抗争	(193)
第二节 《周生传》:等级身份的冲突	(200)
第三节 《折花奇谈》:理欲道德的突围	(205)
第十章 朝鲜朝后期汉文小说之转型	(216)
第一节 文学语言载体的变化	(216)
第二节 域外文化思想的输入和启迪	(218)
第三节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革新	(220)
结语	(225)
参考文献	(227)

绪 论

中国和朝鲜^①文化血脉相连，不可分割，有着数千年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从公元前7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与古朝鲜之间发生的经济交流开始，经秦、汉、隋、唐、宋、元、明一直到清朝前期，中国历代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交流从来都没有中断过。作为汉文化体系起源中心的中国，对古代朝鲜的文化模式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东夷”朝鲜沐浴着中华文化，以孔孟儒教立国求存，并以“小中华”自居；汉唐时期，经学、历法、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等广泛被用于新罗人的日常生活；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从中国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隋唐时期，朝鲜政府派遣“使节”献贡于天朝，使两国交流由官方进一步扩展到民间；唐宋时期，朝鲜创立本国文字“训民正音”，但语言中有70%的词汇沿用汉字发音。中朝文化转生融合，和而不同。中朝两国一衣带水，睦邻友好，建立在历史积淀、民族认同上的文化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是主要的。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依靠其文化的领先，对周边国家或民族包括朝鲜形成文化辐射，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文化圈。正如韩国学者李润和所说：

自上古以来一直发展迄今，中韩两国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密

^① 本书所指的中国，在现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古代，指从春秋战国到清朝等中央政权。本书所指的朝鲜，在现代，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在古代，指与该民族相关的政权，其中有中国东北地方政权高句丽。望读者注意。

切关系，而且 19 世纪以前中韩两国的传统关系，一直是由中国政治及文化方面为主导。^①

两国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共用汉文字和儒家文化，并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对于朝鲜民族来说，在历史上对中国有着太多的依赖，在文化上不必说，就是在国家政治上也是如此。在以中华“天朝礼制体系”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框架内，朝鲜半岛曾长时间归属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历史上，中国曾长期扮演着文化宗主国的角色。

文学的领域未必与国境相同，中国的文化及文学之留传普及四海，外国人之研讨中国学术，非始自今日，东方诸邻邦，自古颇为重视汉文学，因中国文字之使用，并不限于我疆我土，其流传于朝鲜、日本、安南等国，为时已久……此外，中国典籍亦大量外传，中国学术文化乃在日、韩、越等国生根发芽，四邻汉文学因之兴焉。^②

日本史学家上田正昭也说：

古代东亚文化圈的特征之一，是汉字和汉文化的扩展。^③

在东亚汉文化圈内，中朝两国文化交流源源不断，其影响关系之密切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汉字和汉文化的传入，不但影响了朝鲜半岛的典章制度、宗教哲学、科学技术，也影响着朝鲜半岛文学的发展。

朝鲜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以《檀君神话》为代表，叙述神人檀君建立古朝鲜国的故事。朝鲜在传入汉文后，始有书写文学。据文献记载，朝鲜半岛最早的歌谣《箕子麦秀歌》《箕子河水歌》《箜篌引》等都是用汉文传唱或记录下来的。《箜篌引》出自中国汉乐府，据西晋人崔豹《古今

^① [韩] 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 页。

^② 林明德：《韩国汉文小说兴衰及其研究》，《域外汉文小说论究》，台湾学生书局 1989 年版，第 29 页。

^③ [日] 上田正昭：《汉字文化的接受与展开》，《古代日本和渡来文化》，日本学生社 1997 年版，第 12 页。

注》的记述，被认为是古朝鲜人所作。

10世纪初，高丽王朝兴起，建立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儒、释、道三教都传入三国。佛教在新罗最盛，并创造出灿烂的佛教文化，但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儒家思想。高句丽首先使用汉文，第二代王——琉璃王创作的汉文诗《黄鸟歌》，很明显是受《诗经》和汉乐府影响而产生的。

《黄鸟歌》是一首通过黄鸟来借喻失恋的痛苦与孤独的四言四句汉译诗，被认为是朝鲜最早的现存抒情诗。其最早被记载于1145年金富轼所撰《三国史记》中。其创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黄鸟歌》可能之前就是民间流传的民谣，在流传过程中与琉璃王的故事相结合。《黄鸟歌》之后有定法师的《孤石》和乙支文德的《遣隋将军仲文》等五言诗。其他文学创作方面，高句丽还有前后两次史书《留记》和《新集》的编纂以及学者高兴所著的国史《书记》，可惜已经散佚。

新罗在统一半岛之后，出现了强首、金仁问、金大问、良图、薛聰、慧超等一批散文家和崔致远、王巨仁、朴仁范、崔匡等多位诗人。他们的著作多数只存其名，书已失传。7世纪中叶，真德女王织在锦缎上送给中国唐太宗的五言排律《太平颂》，在中国有一定影响，并被收入《全唐诗》。《唐诗品汇》评其为“高古雄浑，可与初唐诸作相颉颃”。而薛聰的寓言《花王戒》、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残本和金后稷的《谏猎文》，是至今能够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新罗散文。崔致远是这个时期乃至整个朝鲜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在中国留学，回国时值新罗末季，因不满现实，隐居伽倻山，不知所终。他的作品散佚不少，但有一部完整的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和散见于其他选集与史书中的诗作流传至今。朝鲜历代文人都奉他为朝鲜汉文文学的奠基人。

11世纪出现了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金黄元、高兆基、郑袭明、郭輿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他们以清新的风格、浓厚的抒情色彩，开启一代诗风。12世纪初，金富轼完成了《三国史记》的编纂；14世纪高僧一然的私家史书《三国遗事》问世。两部书中运用文学笔法撰写的人物传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代表了高丽时期朝鲜汉文散文的成就。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还是汉文诗歌。其后，汉文诗和散文一直是朝鲜半岛汉文学发展的主要样式，涉足的作家最多，成就也最高。

正如李仁老在《破闲集》跋文中概括的：

我本朝境接蓬瀛，自古号为神仙之国。其钟灵毓秀间生五百，现美于中国者，崔学士孤云唱之于前，朴参政寅亮和之于后，而名儒韵释，工于题咏，声驰异域者，代有之矣。^①

12世纪末，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以郑仲夫为首的武臣之乱，形成了长期的武臣专权局面。文人遭到残酷镇压，有的被杀、有的遭流放、有的遁迹山林。这一时期的文人和当权者形成了对立的局面。一方面，这些无法施展才华的文人，组织起一些小团体，通过创作发泄心中的怨愤。同时由于广泛接触现实生活，他们体悟到了民间的疾苦，所以这一时期的创作和前期相比，不仅作品的题材范围扩大，而且明显地表现出批判现实的倾向。另一方面，遁世的隐逸思想开始抬头，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田园诗歌。李仁老、林椿等“海左七贤派”诗人，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文学潮流。著名诗人李奎报对贫苦的农民充满了同情，对残害百姓的富豪、酷吏、贪官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贫富的不均、外敌的入侵，都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李奎报的创作为朝鲜的现实主义诗歌奠定了基础。

高丽末期，中国程朱理学传入朝鲜。文坛的中心人物李齐贤、李穀、李穡等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均有很深的造诣。李齐贤和李奎报是当时齐名的两位著名诗人，被称为高丽文学的“双璧”。权近曾评价李穡，称其“凡为文章，操笔即书，如风行水流，略无凝滞。而辞义精到，格律高古，浩浩滔滔，如江河注海”。^② 朝鲜朝诗人李晔光在《芝峰类说》中也称：“前世高丽朝李奎报、李齐贤、李穡，我朝（朝鲜朝）金时习，最号名家。”李齐贤在中国住了26年，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汉文诗文，并创作了一些在朝鲜绝少有人涉足的词和乐府诗。他同情善良，指斥不义，在不少借古喻今、感事抒怀的作品里，饱含着深厚的爱国情感。李穀也是高丽末期的诗人。1333年在中国元朝登制科及第，曾任元朝翰林国史院检阅。多次往返于中朝两国之间，曾携子李穡到元朝留学。李穀是一个同情底层民众的诗人，长诗《橡栗歌》描绘了农村一幅悲惨景象，揭示了高丽末期尖锐的社会矛盾。活跃在这个时期的诗人，还有崔瀣、郑枢、李崇仁、

^① 参见 [韩] 李仁老《破闲集》，景仁文化社2012年版。

^② [韩] 权近：《朝鲜牧隐先生李文靖公行状》，《牧隐集》，载《韩国文学丛型》，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8年版，第220页。

元天锡等。郑枢原是谏官，因直言犯上被贬。他的诗大胆抨击时弊，暴露黑暗。其七言诗《蛙夜鸣》和五言诗《污吏》，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高丽末世社会的真实写照。

高丽末期，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社会问题，刺激了当时被社会权力阶层排挤冷落的“六头品”^①文人的创作欲望。这些“六头品”文人拥有新思想、新文化，具备较高的汉文学资质。他们是生活在中国与朝鲜、新罗和高丽、贵族和庶民、儒教和佛教等多重对立矛盾夹缝中的一群。他们对社会矛盾的忧虑和反省比其他任何一个阶层都深刻。这一时期的汉文叙事文学通过营造虚幻的世界，满足其精神需求，消解现实社会带给他们的悲哀与苦闷。他们作品的思想底色，大都杂糅了儒、释、道三教。

要想表达过渡期的混乱和对立杂生的矛盾，必须借助超现实的鬼怪神仙世界，同时，与其直言不如曲言直讳，于是一种带有“寓意”的传奇小说世界被揭开帷幕。^②

在朝鲜古典文学中，稗说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它始于高丽，盛于朝鲜朝。从12世纪起，先后有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崔滋的《补闲集》和李齐贤的《栎翁稗说》出现。这一体裁，有类似于中国的笔记文学，史话、诗文评论、人物逸事、民间传说等内容，莫不包罗其中。带头创作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作家，他们打破风靡一时的骈文体的束缚，在散文领域开拓出一片新的境地。至朝鲜朝，这一体裁得到发展，促进了朝鲜汉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14世纪朝鲜王朝（1392）开国，实行“斥佛尊儒”政策，确立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地位，这不能不对朝鲜朝一代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正统的道学家们睥睨辞章之学，对新兴的小说深恶痛绝。18世纪的一次所谓“正祖文体反正”运动，便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禁止小说的创作和流传。随着朝鲜朝政权的巩固和新贵族集团的形成，土地兼并之风又烈，

^① 古时朝鲜新罗族的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即骨品制。朴、昔、金三家王族地位最高，称为“圣骨”，大小贵族依次分为“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等四个等级。“圣骨”“真骨”贵族能继承王位。各骨品都自我封闭，互不通婚。

^② [韩]苏仁镐：《韩国传奇文学的唐风古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从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燕山君、光海君的暴政，1592年的“壬辰倭乱”和1636年的“丙子胡乱”两次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给人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文人也生活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连续不断的“土祸、党争”几乎把他们全都卷了进去。政治的黑暗，战争的破坏，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决定了朝鲜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

16世纪中叶以后，兴起学唐诗风，白光勋、崔庆昌、李达倡导最力，时号“三唐诗人”。由于身世际遇的不佳，他们的作品都流露着明显的不满现实的倾向。同时，被称为“四大家”的申钦、李廷龟、张维、李植，基本上也是推崇唐诗的，都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李植力倡诗歌的醇正之风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诗歌创作成就突出的还有崔庆昌、车天辂、柳梦寅、鱼无迹、权近等人。权近是朝鲜朝的重要诗人，一生不与统治者妥协，终因写诗讥讽当权者而惨遭杀害。在这段时间，爱国主义诗歌放射出了异彩。李舜臣的《闲山岛》、西山大师的《过王将军墓》、李安纳的《从军行》，表现了爱国将士壮志凌云般的气概。女诗人李玉峰以及郑澈、赵宪、林悌、朴仁老、金德龄、郭再、金尚宪等也都写出了一些爱国题材的汉诗。

受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影响，又因小说本质的“虚构”性与朝鲜重“实录”的儒家文化传统相悖，小说在朝鲜社会一直受到正统文人的排斥和鞭挞，所以迟至15世纪末，具有真正独立文体意义上的汉文小说才在朝鲜出现。最早的是在以成侃的《慵斋丛话》为代表的稗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关键还是中国小说传入朝鲜半岛的影响。金时习用汉文仿照瞿佑《剪灯新话》创作的《金鳌新话》即是一组开创性作品。由《李生窥墙传》《万福寺樗蒲记》《龙宫赴宴录》《南炎浮洲志》和《醉游浮碧亭记》五篇组成的《金鳌新话》颇似中国唐代的传奇、志怪，以人与神相交流来表现作者的情思、体现作品主题，其表现内容和方法都说明当时朝鲜汉文小说发展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为汉文小说的繁荣开创了局面，是朝鲜古代小说文体生成的嚆矢。

其后一段时间还有如蔡寿的《薛公瓒传》、沈义的《大观斋记梦》、丁寿岗的《抱节君传》、成侃的《慵夫传》、申光汉的小说集《企斋记异》（由《崔生遇真记》《书斋夜会录》《何生奇遇传》《安凭梦游录》四篇短篇组成）、林悌的《元生梦游录》《花史》《愁城志》、崔眞的《琴生异闻录》等。

“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以后，朝鲜民族意识加强，反映现实问题、表现民族精神成为文人的使命和责任。很多文人以这两次战乱为背景，矛头直指当时残酷的现实，黄中允的《达川梦游录》、申倬的《龙门梦游录》、赵纬韩的《崔陟传》、权禪的《周生传》等，没有署名的《皮生梦游录》《云英传》《浮碧梦游录》《江都梦游录》《壬辰录》《林庆业传》等都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看法，以及战争对人们思想情感的影响。黄中允的《天君记》、金宇颙的《天君传》、郑泰齐的《天君演义》、林泳的《义胜记》、金寿恒的《花王传》上承高丽时代的假传体，以寓言的形式表达其对现实的观感。还有李恒福的《柳渊传》、作者不明的《崔孤云传》是以人物传记为体裁的英雄传奇。

16世纪后期，朝鲜汉文小说终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许筠和金万重又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许筠创作有《洪吉童传》《天君衍义》《南宫先生传》《蒋生传》《张山人传》《严处士传》和《蓀姑山人传》，除《洪吉童传》外，都是用汉文写成的短篇小说。《洪吉童传》被一致认为是许筠最有成就之作，朝文写成的原本已佚，流行的是19世纪中叶后的汉文本。金万重的《九云梦》是用汉文写成的第一部以家庭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对朝鲜汉文长篇小说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稍后的《谢氏南征记》是金万重另一部家庭题材的长篇，该篇初以朝文行世，作者侄孙金春泽译以汉文，才被广大知识阶层所接受。赵圣期的《彰善感义录》则是在其影响下出现的另一篇名作。

18、19世纪是朝鲜半岛实学蓬勃发展之时，也是汉文小说发展的成熟期。由于汉文小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再加上此时实学的需要，朝鲜出现了一系列的长篇汉文小说，李庭绰的《玉麟梦》、李颐淳的《一乐亭记》、金绍行的《三韩拾遗》、沈能叔的《玉树记》、南永鲁的《玉楼梦》、无名氏的《玉仙梦》、朴泰锡的《汉唐遗事》、徐有英的《六美堂记》、郑泰运的《鸾鹤梦》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时也出现了朴趾源、李钰、金鑑等出色的汉文短篇小说作家。朴趾源的短篇集《热河日记》和《放璫阁外传》中，有《许生传》《马驵传》《秽德先生传》《闵翁传》《广文传》《虎叱》《两班传》《金神仙传》《虞裳传》《易学大盗传》《凤山学者传》等，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是这时期最有成就的汉文短篇小说作家。李钰是朝鲜王朝英祖年间的文臣，他与金鑑一起谈笑世事，并抒写成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

的文学遗产。他在描写悲愤和给予讽刺等方面笔力虽不及朴趾源，但在表达哀怨凄婉和缠绵悱恻的情致方面却远远地超过了他。著有《文无子文钞》《梅花外史》《花石子文钞》《重兴游记》《桃花流水馆小藁》《絅锦小赋》等。这些作品原原本本收录在他的挚友金鑪的《潭庭丛书》中，其中带有小说性质的作品 23 篇，即《申哑传》《蒋奉事传》《成进士传》《歌者宋蟋蟀传》《捕虎妻传》《浮穆汉传》《柳光亿传》《沈生传》《张福先传》《申兵士传》《李泓传》《峽孝妇传》《催生员传》《尚娘传》《烈女李氏传》《生列女传》《文庙二义仆传》《车崔二义士传》《守则传》《郑运昌传》《所骑马传》《南灵传》《却老先生传》。这些小说颇多稗说成分，且篇幅短小，但均为研究的珍贵资料。金鑪的短篇小说收集在文集《潭庭遗稿》中，有《贾秀才传》《琉球王世子外传》《索囊子传》《蒋生传》等十余篇作品。另外，柳得恭、蔡济恭、柳本学、李德懋、李用休、丁若镛、金祖春等都是英祖和正祖时期或稍后的著名汉文短篇小说作家。

20 世纪初期，汉文在朝鲜已为明日黄花，汉文小说相应也进入衰落期，悬吐^①汉文小说《神断公案》于 1906 年在《皇城新闻》连载，金光洙在 1907 年创作的《晚河梦游录》，1914 年李钟麟创作的《满江红》、吕圭亨 1917 年前后创作的《汉文演本春香传》与李能和 1919 年写的《春梦缘》等都是故事性很强的汉文叙事作品。其后朝鲜新文学运动先驱之一李海朝还在《少年半岛》杂志上发表《苔上苔》，成为朝鲜半岛汉文小说的绝响。

朝鲜朝时期的汉文学创作，尤其是汉文小说几乎主导了整个文学的发展，甚至抑制了朝鲜本国民族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使得像新罗诗歌、高丽民谣、朝鲜朝歌辞这样一些本该成为朝鲜文学主导的民族文学形式，到后来都昙花一现，这种情况直到 20 世纪初期才开始发生改观。在整个朝鲜朝时期，朝鲜汉文小说的发展处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状态之中。与中国古代小说比较起来，既十分相似，又具有民族文化差异的烙印。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时间上大体与明清两代（1368—1911）相契合，在长达五百年的岁月里，经过众多文人的往来交流、留学生的求学活动、僧侣的渡海求法交游等过程，中朝两国的文学艺术在传承接受中都有着很大的发展，尤其以小说创作为两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最高峰，产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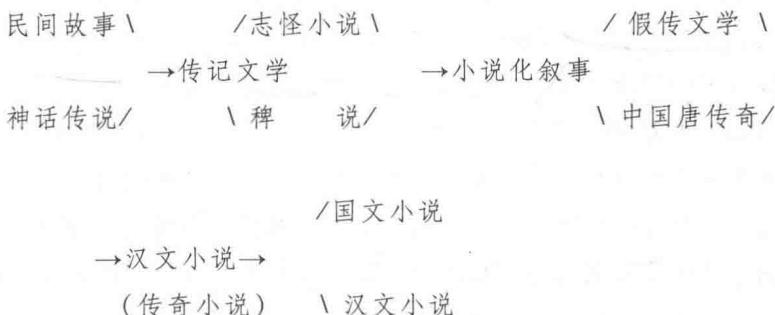
^① 悬吐：在汉文中加入朝鲜语助词。

大量不同文体、不同类型的作品。如中国有唐传奇、宋代的话本、明清的历史演义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侠义公案等小说文体类型，朝鲜也出现了传奇小说，历史军谈小说、梦游录小说、寓言小说、爱情小说、家庭小说、讽刺小说等各种小说文体类型。

朝鲜古代能够接受中国文学，使之在本国发展，并培养出了庞大的作家群体，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作品。仅汉文小说就有近千万字，其创作的汉文小说不仅是用汉字写成，而且汉文小说所反映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大都遵循儒家思想而展开，这种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大同”现象，在朝鲜汉文小说中得到了形象而生动的体现，并深入小说的文体生成、演进，甚至是小说的取材、主题、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多方面。

朝鲜汉文小说是在中国传奇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两者的血缘关系最近，这种亲近关系使朝鲜汉文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了极大的类同性。汉文小说长期被排斥在所谓的“朝鲜文学史”之外，长期被搁置，即使谙熟汉语言文字的两班^①阶层文人也不太看重它，以至于有部分朝鲜学者认为，朝鲜古代汉文小说只能算作是中国文学的延伸，而非朝鲜文学。所以对于朝鲜汉文小说的整理与研究，在韩国、朝鲜一直以来并没有过多地受到重视。

朝鲜古代小说的形成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神话传说→史传叙事→稗说→假传→小说”的过程。



真正具有小说意义的朝鲜汉文小说是在唐传奇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① 两班，指古代朝鲜的贵族阶级。

汉文小说经历了高丽时期的孕育（准小说时期）、朝鲜朝时期的出现、发展、繁荣、衰退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许多的优秀作品。

作为新兴叙事文体的汉文小说，通过文人个体创作的介入，文人们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融入其中。在作家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上，朝鲜的汉文小说作家几乎都是贵族阶层的文人，因而他们与社会发展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似乎没有多少作家能与这个时期的社会发展脱离干系，事实上，许多作家又都有其自我的政治追求，以至于不少作家由此还派生出了明显的政治依附性。

在朝鲜特有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汉文小说逐步脱离历史叙事母体，拓展文学性的叙事空间，但是历史叙事，始终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朝鲜汉文小说叙事的发展前进的。朝鲜古代汉文小说文体叙事的演进，就在实录和虚构、道德叙事和文学叙事两对矛盾的颉颃互进中进行。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古代的“朝鲜文（谚文）作品”才是“朝鲜文学”，朝鲜半岛古代文学家所创作的大量汉文作品不是朝鲜文学，只能算是“中国文学之旁系”。这或许正是20世纪以来古代高丽、朝鲜时期汉文文学研究曾经备受冷落的原因之一。而事实是，如果采用这种观点来写古代朝鲜半岛的文学史，那么，不仅朝鲜文字产生以前会呈现大量空白，而且也无法描绘出朝鲜本民族文字产生以后古代朝鲜半岛文学发展的真正全貌。

在以朝鲜半岛两国、日本和越南为主的东亚汉文化圈内，朝鲜汉文小说流传下来的数量最多，而且大多以手抄本流传，少数作品有木刻本和活字本。到朝鲜朝后期，还出现了一些铅印本和石印本。目前这些汉文小说大都被收藏于朝鲜或韩国的各大图书馆，像金日成综合大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奎章阁、朝鲜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成均馆大学尊经阁、高丽大学校图书馆、延世大学校图书馆、岭南大学校图书馆、国会图书馆、首尔大学校中央图书馆、釜山大学校图书馆、庆尚大学校中央图书馆、东国大学中央校图书馆、梨花女子大学校中央图书馆、启明大学校童山图书馆、忠南大学校中央图书馆等。私人手中收藏的也有不少，如朝鲜学者金启东等人的收藏。还有一些流传到日本，少数流传到中国。由于中朝小说在外在形态和内在情节方面都颇为相似，一些朝鲜小说就曾被误认为是中国小说，如原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抄本《谢氏南征记》——被发现

者认为是明末至乾嘉时期中国人创作的可能性很大。^①此外，《九云梦》和《红白花传》也曾被误收入中国古代小说目录。^②

韩国、朝鲜、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学者在朝鲜汉文小说的整理及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韩国学者除陆续影印了一些汉文小说名著之外，还选编了多种汉文短篇小说集，如尹荣玉编著《朝鲜汉文小说》（首尔荣文社 1963 年版），国语国文学会编《汉文小说选》（首尔大提阁 1976 年版），李家源编著《丽韩传奇》（首尔友一出版社 1981 年版），金起东、李钟段《古典汉文小说选》（首尔教学研究社 1984 年版），朴熙柄选注《朝鲜汉文小说》（首尔翰泉出版社 1995 年版），金起东《古典汉文小说选》（首尔教学研究社 1995 年版），黄淳九编《朝鲜汉文小说选》（首尔白山社 1997 年版）等。

中国大陆主要出版了一些汉文小说的名著，如《春香传》《九云梦》《玉楼梦》以及《金鳌新话》《花梦集》和朴趾源的短篇小说等。

中国台湾学者林明德为朝鲜、韩国汉文小说的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将在韩国收集到的汉文小说，校点编辑成《韩国汉文小说全集》，于 1980 年由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发行。全书共九册：卷一为梦幻家庭类小说；卷二为梦幻理想类小说；卷三为梦幻梦游类小说；卷四、卷五为历史英雄类小说；卷六为拟人、讽刺类小说；卷七为爱情、家庭类小说；卷八、卷九为笔记、野谈类小说。共收集了长篇小说 10 余种，短篇 140 余种，总字数达到 240 万字。

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与法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合作，正在进行着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汉文小说的全面整理，其目标就是要集合异本，详加校勘，做出较好的定本。朝鲜汉文小说的研究也随着对此类作品的搜集、整理而慢慢展开并将逐渐地深入。

中国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1982 年（蔡美花）硕士学位论文《朴趾源小说的近代因素研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涉足、开始进行朝鲜汉文小说的研究。1985 年和 1986 年相继出版了延边大学许文燮教

^① 朱眉叔：《谢氏南征记》的发现与评价，《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吴敢、邓瑞琼的《未见着录之中国小说十种提要》收入《九云梦》，《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中国小说总目提要》收入《红白花传》，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0 年版。萧相恺的《珍本禁毁小说大观》也论述了《红白花传》，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授的《朝鲜文学史（古典部分）》（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和北京大学韦旭昇教授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这两部研究成果的出版，不仅为大学的教学提供了较完整的教材，而且将历来较为零散的成果加以系统化，并全面地向中国的读者介绍了朝鲜（韩国）文学。同一时期又有 20 卷本的《朝鲜古典文学作品选集》（民族出版社 1987 年版）面世，这也是一个难得的资料成果。之后韦旭昇教授又出版了《中国文学在朝鲜》（花城出版社 1990 年版），《抗倭演义〈壬辰录〉及其研究》，对一些朝鲜汉文小说，如《壬辰录》等多有论述。延边大学金宽雄教授的《朝鲜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朝鲜古小说史稿》（上卷）（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中朝古代小说比较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韩国汉文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等专著，是对朝鲜汉文小说进行比较系统与全面研究的成果。另外延边大学金柄珉教授的《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其中探讨了朴趾源的讽刺类汉文小说。崔成德教授主编的《朝鲜文学艺术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以条目的方式简单介绍了一些汉文小说及作家。中央民族大学文日焕教授的《朝鲜古典文学史》（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李海山教授的《朝鲜汉文学史》（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李岩教授等出版的《朝鲜文学通史》（上、中、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在论述朝鲜古代文学的同时，都涉及了朝鲜古代汉文小说的创作。崔权雄教授的《朝鲜小说名著鉴赏》（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分为作家介绍、作品梗概、艺术鉴赏，论述了部分汉文小说作品。

近几年，出现了一批年轻学者，涉足朝鲜汉文小说领域的研究。如汪燕岗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韩国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李官福教授的《汉文大藏经与朝鲜古代叙事文学》（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李宏伟的博士论文《玉楼梦小说艺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谭红梅的博士论文《朝鲜朝汉文小说中女性形象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年版）、孙慧欣的博士论文《朝鲜梦游录汉文小说研究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李娟的博士论文《韩国古代家庭小说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全优的博士论文《朝鲜朝爱情传奇小说爱情观变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等等。总的来说，朝鲜汉文小说的研究虽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还远远不够。